

唐薇主编

当至上的荣耀加冕于我时
祈愿你在我身侧 与我分享

花季梦蝶

第一辑

狐仙恋之四

狐狸精的 春秋霸业

刘芝姘

吉林摄影出版社

010

花
夢
蝶

第二輯

010

狐狸精的春秋霸业

刘芝奴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张耀天,唐薇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06-506-7

I. 花... II. ①张... ②唐... III. 故事—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1046号

花季梦想彩蝶·第1辑

HUAJIMENGXIANGCAIDIE · DIYIJI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387)

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64 字数15 000千字 插页400页 印张600

印数:1—3200册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耀天

责任校对:何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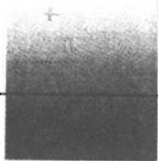
版式设计:祁中

封面设计:祁中

ISBN 7-80606-506-7/I·50

定价:900.00元 (全1—20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我单位调换



阳光下的你
有些宝气、有些傻气
有时让人摸不着头绪
但却往往触人心悸
仿若风霜从不曾来憩

内文简介

她是名号叫得漫天价响响、手脚只有两下——
蜘蛛精族头号乌龙杀手，
这回奉命刺杀敌族那年轻帅气有活力的妖精国国王，
人没杀到不打紧，一颗心还被勾了去，
人家国家有难，竟还要英勇帮人救国，
这……一国遇此刺客，想不完成霸业……也难！

他是妖精界举界无双、无精能比的超级情痴，
非但不爱那人人垂涎万尺的大好江山，
更无视那胸可傲人、腰可缠人的美女同胞，
一颗心净兜着那貌不惊人、功夫笑人，
身为杀手能力有待商榷的刺客转，
他不惜丢下国事，溜到人间陪她办事，
只为诱拐她上山下海，谈谈风花雪月的事，
想他一国之君，能和刺客如此相安无事，
要留名史册、完成霸业……哈！舍他其谁！

前 言

捺不住性子地在椅子上换了好几个姿势，祈笙的表情满是无聊厌烦，“他们还在等什么？为何还不采取行动？”他喃喃自语地说。

才刚推开大门自外头走进来的祈标听到了他的抱怨，好笑地看了他一眼，打趣地诮：“你人都一直待在族里，他们怎么敢轻举妄动呢？”

祈笙心中有些疑问、有些纳闷，但却有着更多的省悟，“真的吗？”他怀疑的话虽是问着祈标，但更多的成分是问着自己。

来不及回答祈笙的话，祈标就听见有个体积特小的物体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划破了空气，它“咻”的一声，笔直地射向仍坐在椅子上的祈笙。

眼也没眨一下，祈笙微一抬手，“它”就好像有长眼睛般地直落入了他手中。

“老大，是不是他们已经行动了？”趋身向前，祈标好奇地问。

祈笙掀眼横了眼祈标，“你瞧见了里头是什么，我

可还没瞧见呢,我的功力可没你那么厉害,看都不用看就知道出了时事情。”要笑不笑地取笑着祈标的心急,祈笙偏偏就故意放慢速度,慢条斯理地将手中的东西放在桌上,然后再将它展开,是张薄而小的纸条。

“喔,她去那儿了!”边看边笑,祈笙还边自语着,“真是伤脑筋,没有人去帮她,凭她一个人怎么可能将人捉回来交差呢!”

谁?去哪儿!这个疑团在祈标心中扩大,于是他凑上前好奇地问:“老大,你又在监视谁了?”

没有回答他的话,祈笙很快地站起身,伸了伸懒腰,嘴里竟然还悠闲地吹着口哨,在嘴巴忙碌的几秒空隙,他才轻轻松松地向祈标交代一句,“有事再找我。”说完,他随即往大厅门口走去。

“喂……喂……”见祈笙根本不理睬自己的样子,祈标的嗓门更大了,“老大,你急呼呼地就要出门,总该让我知道你打算上哪儿吧?要不然有事我怎么找你!”祈标追在他身后有些跳脚地问。

灿烂地朝他一笑,祈笙懒洋洋的神情中却隐含着仿若无穷的劲道。

“老大!”祈标有些火了。

“去捕捉我未来的事业伙伴。”

祈标听得还是一头雾水,但是不待他再追问一句,祈笙便已从容不迫地就这么消失不见了。

第一章

“这家伙竟然还敢逃，如果让我逮着了，有得他瞧的。”

瘦得像支竹竿般的脚在这段路上已经重复地踱了过来、又跨了过去好几回了，欧柏芬那垂在身侧的一双修长的纤纤玉手不时地随着激愤的情绪上下摆动着，白皙清秀却气极了的脸上更是写满了骂人的脏话。

“那混蛋怎么那么好狗运，我们总是慢了一步地被她给逃走了！”

嘴里喃喃地在咒骂着，欧柏芬的眼光还是焦急万分不住地东张西望，就只怕自己一下子恍惚闪了眼，没有捕捉到那个万恶贼子——朱立人的鼠踪。

可是，不管她的眼睛再锐利，找得再勤快，梭巡了老半天也没见着半个朱立人的鬼影子，只见到处都是人头晃动的景象。

虽然自己跟朱立人都没有现身，现在又是个大白天的，大概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这两个近乎

虚缈的身影,但是在这一堆堆的人群里去找出个透明影子,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朱立人那个贼影子是有意躲藏的。

“朱立人,你快点给我滚出来。”欧柏芬又喊了一句。

眼看着这个人类世界的马路上好像到处都充满了走来走去不知道是瞎逛个什么劲儿的人类,欧柏芬真的是忍不住地恼火。

真是功亏一篑,明明再几步就可以逮到他了,偏偏自己的鞋子不争气,早不掉晚不掉,故意般似的就选在那个紧要关头离开她的脚丫子,害得她还得回头跑一、两步去将鞋子捡回来,才会给朱立人有机可乘的逃走了。

读死、该死、该死的臭鞋子,如果我回到族裏不马上把你给扔到深山谷底去,我就不叫欧柏芬。

“讨厌!”使劲地拨开被风吹散的发丝,欧柏芬开始埋怨起自己为什么不先将头发给盘起来。

就像所有蜘蛛精族里的族人一样,她也有着一头家是吐出来的蜘蛛丝般细长坚韧的乌丝。但其他族人的头发全都长到肩背就停了,只有她的发丝是乌黑亮丽带着自然的波浪松度,而且极为特殊的长及臀下。

欧柏芬那不算漂亮,但是却很水灵水秀、而且常挂着笑意的脸蛋早就沉得低低的,她光火地看

着那些在马路上耸动的人头好像是愈来愈多了，心情更是跌到脚板底下，被踩得扁扁了。

纵使是百般的心不甘情不愿，但情势好像也逼得欧柏芬不得不放弃了今天的追捕行动。

挫败万分地随手就是一拳击到身边的墙壁上，欧柏芬微提高了嗓门：“朱立人，你就不要被我捉到，否则我一定把你的那口臭牙给拔光，再带回族里治罪。”

本来想要再骂下去的，但是她停住了，而且马上凝神地倾听墙壁那头突然传来的唏嘘声响。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正蹑手蹑脚地移动着，听起来似乎有点像……

“朱——立——人！”

大喝一声，欧柏芬的身影随之高拔升空了数尺，她的眼睛马上看到了那个正打算抱头鼠窜的朱立人。

“朱立人，你还想逃到哪里去？”欧柏芬如河东狮吼般地又大喝了第二句。

而那个没命似地往前逃的朱立人，大概原先就已经被她的第一声喝吼给怔住了，再被她刚刚那第二声喝骂给吓到，不但脚步颠了几下，连那么大老远地，欧柏芬都还能看到朱立人的脸色白得有够透明了，就好像是一个大姑娘家脸上扑了过多的脂粉般的逗趣。

“阿芬，你就放过我行不行？不要再这样缠着我

了,为什么一定要捉我回去?”眼见自己已经濒临被捕之际,朱立人忿声地说。不过,虽然向后头追着自己的欧柏芬抛着话,他可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开玩笑,你犯了罪就得接受惩罚。”欧柏芬在后头紧紧跟随,丝毫不肯放弃。

“我犯罪?我哪有犯什么罪?”朱立人是一副打死也不肯承认的口气。

“还说没有,你对江绮娥做了什么好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只不过是气不过江绮娥那副狂样子。”

“哦,人家喜欢狂也犯着你了。”

“当然,我就是看她碍眼、心里觉得不爽。”

听了朱立人自以为是的话,再加上他的拒捕,欧柏芬心里就是有气。“你再怎么看她碍眼,也不能拔光她的头发啊,她是个女人耶。”

纵使,连欧柏芬的骨子里多少也存有着平时就高傲得气人的江绮娥活该碰上这种教训的幸灾乐祸想法,但是,一个没了半根头发的女人,说什么对这女人而言也是一种永远无法痊愈的创伤。

尤其是像江绮娥那么着重外表的女人。

以那天她光着一颗脑袋在大家面前要死要活地哭个死去活来的光景看来,这回朱立人要真的被自己给捉回族里的话,八成不死也是半条命去了。

“我管她是女人还是男人,整天没事就在那里

吹嘘她的头发有多漂亮，甚至还三不五时地讽刺我是个‘地中海’，笑我是‘地中海’！哼，我就拔光她的头发。”朱立人的语气是骄傲有加的，“现在看她拿什么东西去吹牛。”

看着顶着一个中空发型的朱立人欣喜雀跃的模样，欧柏芬心想，这朱立人就是不承认自己犯了错，反而在那儿沾沾自喜地穷高兴，不过，他好像还真有点忘了一件事，就是他因为这件事，正被“号称”蜘蛛精族里第一号杀手的她——欧柏芬追缉、捕捉得都快走投无路了呢。

“既然你不承认你错了，那你逃个什么劲？”奔跑了半天，欧柏芬连气都追上来一大把了，“别逃了，跟我回族里去接受审判。”

“做梦。”朱立人斩钉截铁地冲口就说。

“你不是说自己没犯错？”

“但是，我回去的话就会害你们犯错啊。”

这是什么歪理？欧柏芬没有时间打探自己脑子里的疑问，朱立人就已经自动为她解答了。

“我回去的话你们铁定会判我刑罚，但是我又没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话会害你们内疚一辈子的，所以，为了救你们，我一定不能跟你回去。”

朱立人的话说得是脸不红气不喘地理所当然，只是从他那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嘴里说出来，多多少少拉降了那股理直气壮的气势。

追在他身后的欧柏芬也不见得追得有多轻松，尤其是眼见朱立人跟她的距离并没有愈拉愈近，反而有愈来愈远的趋势，而且又看朱立人的嘴里不停地在穷嚷嚷，她心里头就更气不过来了。

“朱立人，你再不停下来的话，别怪我心狠手辣。”她警告着说。

没听到朱立人开口应声，但是他却抛给了欧柏芬一个略带轻视的笑容，还对她比了个“你来啊”的得意手势。

摆明了就是一副你根本就不可能捉得到我的笃定！

谁都知道欧柏芬这个“号称”是蜘蛛精族里第一号杀手的头衔是怎么来的，要不是因为她是出生于蜘蛛精族里传统最悠久的杀手世家，而且在没有任何兄弟姐妹的情形下，晋升为唯一的传人，则凭她那三脚猫的破身手与软心肠，再加上直线型横冲直撞的脱线个性，别说是第一流的杀手，就是想当个普通的杀手都成问题。

“好哦，这是你自找的！”

被朱立人这个藐视至极的挑衅动作给成功地挑起了怒火，欧柏芬不加思索地举手就是一记飞镖射了过去。

朱立人很机伶地将身子一闪，锐利的飞镖被他闪了过去，然后它直冲向十字路口一侧，停驻在

一个放置在路边的长方形铁盒子里。

“该死！”欧柏芬低咒一声。

话声才刚消失，只见那个铁盒子突然如电光石火般地闪了些火花出来，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射中了什么鬼东西，欧柏芬有些傻眼地停了下来看着这一切。

连朱立人都愣住不逃了。见欧柏芬满脸吃惊神情地看向那个方向，他也干脆看热闹似地将脚步停了下来，一双感兴趣的眼光也投向那个铁盒子。

火花只冒了那么丁点就没下文了，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两秒之内，似乎是没什么事发生。

唉！放下了一颗心，总算是没闯出什么大祸，欧柏芬正待宽心地继续自己的任务时，乱象就整个爆发出来了。

霎时，只见十字路口上的交通号志突然全都在同一个时间里三灯齐亮，然后闪了一闪后，又全都不亮了，使得不管原先是驾车中或是等候红灯的驾驶者都慌了手脚。

“天呀！”欧柏芬轻呼一声，不敢相信单那一个小铁箱子的故障就会惹来那么混乱的景象。

因为渐渐地，由少到多的汽车与机车全都挤在一起了，不时还会添上几个勇敢不畏死的行人匆匆地穿越马路走到对面去，接着是更多紧急煞车声传入耳中，而映入眼中的是整个乱成一团的

场面。

最后是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勇士，视而不见危险似的，开始一个个都在汽车与机车充斥的车阵中钻闪疾走着。再加上阵阵刺耳的喇叭声漫天价响。

欧柏芬跟朱立人都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混乱场面给怔愣住了，也不由得都停下了本来已经打算开始行动的脚下动作，两人都目瞪口呆地将眼光投向十字路口上的这一团紊乱。

几秒钟过后，在一声特别尖锐的喇叭响声中，朱立人才倏地清醒过来，而他下一个举动当然是迅速地又再度逃冲向前去了。

而欧柏芬只慢他个一步。

本来是很过意不去自己所惹出来的麻烦，但是一见到朱立人又要“落跑”成功了，她忙将心中对自己造成人类世界的这一团糟产生的歉意丢了开来，马上也追了过去。

“朱立人，你给我回来。”她多此一举且白痴地吼着，“站住。”

朱立人根本是置若罔闻，甩也不用她地径自逃他的命要紧。

这一幕，全都落在不知何时已经跟在两人身后，但却丝毫没被发现到他行迹的祈笙眼里。

捉犯人的猛朝着犯人喊着，要他不要走、回来？！“真是天真的女人。”好笑地摇摇头，祈笙当然

也是跟了过去。

远远地盯着那个不停地上下跳跃着没长几两肉似的瘦干屁股，祈笙很难让笑意不立刻迸发出来。

欧柏芬这个女杀手当得那么不称职，能捉得到犯人才怪。不过，为了防止那追赶中的两个傻蛋在无意中瞄见自己，祈笙很理智地将几乎挡不住的笑意全都给吞回了肚子里。

跟着前头一个追一个逃的影子，祈笙也迅速地飘奔过去。

前面两个就这样跑跑喊喊地，而远远地跟在后面的祈笙则一直是默默且没有太小心地掩饰着自己的行踪，很快地他们一行三人来到了一条不算太大，但是却有着森森流水的河沟。

眼见前头的去路已经被这河沟给断了，若硬要跃过去，恐怕需要花费良多的力气，而自己又在这段跟欧柏芬的追逐过程中损失了太多的体力，所以，朱立人决定掉回头抢道逃跑。

当朱立人倏地回过身来，而且眼光不友善地瞪视着自己时，欧柏芬就知道他打算要硬拼了，习惯性地伸手自口袋里掏出了片碧翠的绿叶，她将它含咬在口中，然后双脚扎了个结实平稳的马步，预备跟他来个硬碰硬的正面接触。

“阿芬，你真的不肯放我一条生路？”朱立人试图做最后一次的谈判。

“哼！”嗤之以鼻地冷笑一声，顺手将口中的绿叶拿了下来，欧柏芬一脸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我怎么可能放你走呢，朱立人，如果我空手回到族里的话，岂不是代表了我办事不力，那族里的人会怎么想？”她用着因为坚定决心而显得特别亮丽的蓝眼珠定定地瞪视他。

朱立人很直接地冲口就说了句：“他们怎么想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每次都会把事情搞砸，大家不早都已经习惯了？”

朱立人的话让欧柏芬当场差点没气得吐血。

但是远远伫立在一旁的祈笙听了，可是差一点就藏不住笑地抖了下身子。

“这朱立人未免也太诚实了吧。”祈笙小声地说，还不时地投给朱立人一个同情的眼神，他有些可怜起朱立人那颗不太聪明的脑袋。

朱立人大概不会想到因为自己直肠子的一句话，就算欧柏芬原先有可以饶他一命的想法，这会儿也全都丢光了。而且，不为别项，单只为了争这一口刚让她憋上的气，欧柏芬铁定是说什么也一定不会放过他的。祈笙开始在一旁为朱立人祈祷了。

“废话那么多，你是准备乖乖地束手就缚？还是要我动手！”有些恼羞成怒地跺跺脚，欧柏芬不太高兴地说。